

城市印象

■刘庆邦

上中学时，我参加过学校的宣传队。我不是乐队的伴奏者，也不表演乐器独奏的节目，却大着胆子跟母亲亲要钱买了一支横笛。横笛是用竹子做成的，熟黄的竹管上缠有几道漆黑的丝线，像是一件艺术品，很是喜人。我学会了吹奏第一首曲子《东方红》之后，又陆续学会了好几首曲子。我对横笛爱不释手。横笛是我所拥有的第一件奢侈品。在校园里，我曾和老师及同学照过一张合影，那是在中学时期留下的唯一一张黑白合影照片。照片上，我手里拿的就是那支横笛。我看看去，老师和同学都没拿什么东西，只有我拿着那支道具般的横笛，似乎显得有些造作，有些冒充高雅，还有些显摆，但也表明我对横笛确实很喜爱。

笛子的种类其实很多，后来我又看见过木笛、瓷笛、铜笛、银笛、玉笛等，却从没有看见过骨笛。年已过古稀，骨笛这个名字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。今年清明节前夕，中原大地一派绿油油的景象。金黄色的油菜花和粉红的桃花点缀其间，为生机勃勃的大地增添了明丽的色彩。就是在这春和景明的大好时节，我在贾湖遗址博物馆第一次听说骨笛、第一次见到骨笛，并第一次听到

动人心魄的骨笛笛声。

彩色展板上醒目地列出了贾湖遗址考古中发现的11项世界最早文化遗产。馆内还展示了龟甲契刻、鼎形器皿、绿松石饰、建房盖屋、驯化家畜、制作陶器、栽种水稻、结网捕鱼、纺纱织布、酿造果酒等。当然，最重要的、最令人惊叹的文物是八九千年前就已存在的骨笛。每座博物馆都会有一两件极具代表性的文物，那些文物往往会被讲解员说成是镇馆之宝。而贾湖遗址博物馆的镇馆之宝，非骨笛莫属。

在一方透明玻璃展柜里，两支并排斜放着的骨笛洁白如玉，不能不让我感到惊奇。试想，如果是普通的人骨或兽骨，在地下经过数千年的腐化，会化成泥土，不可寻觅。骨笛为何历经几千年的岁月还如此完好呢？我注意到，骨笛除了发白，还微微有些发棕。这又是为什么呢？不难想象，每一件骨笛制成后，骨笛的主人会不断把玩，反复吹奏。久而久之，骨笛的表面就有了光滑的类似玻璃质的包浆，如同裹上一层耐腐蚀的保护层。被盘出包浆的物品，里面必定包含有物件主人的汗渍、血液，还有时间和心灵的浸润，才能和历史共存，供后人一睹它当年的风采。

骨笛为竖笛，骨管上下的直

径并不一致，两端粗一些，中间稍细一些。讲解员介绍，骨笛几千年前采用白鹤翅膀上的翅骨制成的。贾湖地处黄淮海地区，河流纵横，水源充沛，很适合大型鸟类——鹤在此栖息和繁衍。

截至目前，从贾湖遗址出土的骨笛已达45支。大部分骨笛被过一根头发丝。贾湖人用骨刀对鹤的翅骨进行切割，再用骨锥把骨管打通，并在骨管上钻出音孔。所有的加工过程都非常缓慢，需要口复一日地精准用力。这不仅需要高超的智慧、顽强的耐力、坚定的信念，还需要一种力量。它起码表明，我们的先民很早就不仅满足于经济活动和物质生活，还有文化活动和精神生活，不满足于有吃有穿，还开始了对艺术的追求。

在贾湖几百座墓葬群中，不是每座墓葬里都有骨笛，只有在少数墓穴里才陪葬有骨笛。专家研究发现，凡出土有骨笛的墓葬，规制都比较高，墓主应该是部落头领或巫师一样的人物，骨笛是人物身份的象征。骨笛不仅有乐器的功能，还有法器的功能；不仅有娱乐的作用，还发挥着祭祀的作用。在贾湖出土的还有一种用龟壳装小石子制成的龟铃，在祭祀仪式中与骨笛配套使用，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。龟铃像是打击乐器，如同现在的沙

锤。骨笛为吹奏乐器。两者相辅相成，和先民们一起祭拜天地，热烈而隆重。那是一种何等激动人心的场面！

上述种种，还不足以说明骨笛的神奇。骨笛的最神奇之处在于其所开的7个音孔和用骨笛所吹奏出的完美的七声音阶。这是人类音乐文明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重大考古发现，对于研究世界音乐艺术的起源，有着深远的意义。以前音乐界认为，七声音阶是从外国传到我国的，骨笛出土以雄辩的事实证明，中国是人类最早的音乐文明源头之一。

在博物馆播放的视频中，我听到了上海的一位音乐教授用七孔骨笛吹奏的曲子《梁祝》，那如泣如诉的旋律听得我心潮起伏，几乎泪目。这就是先民在八九千年前所制造的骨笛，这就是用七孔骨笛所吹奏的动人情肠的乐曲——它让我们思接千古，情动万里，在源远流长的中华音乐文化中得到情感上的沟通和共鸣。

忽然想起，我也很爱吹笛子，不知能不能把骨笛试吹一下。我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。我知道，为了更好地保护骨笛这样国宝级的文物，不是谁想吹就能吹的。虽然我没能吹到骨笛，但神奇的骨笛和用骨笛所吹奏的优美旋律，已永远留在我心中。

心灵漫笔

月湾湖畔荷花香

■张 琪

单位的旁边就是月湾湖。每年夏天，湖边长满了一丛丛绿油油的菖蒲和一簇簇开着紫红色小花的千曲菜，一红一绿，装点着静静的月湾湖。

市文化馆和市图书馆之间有一座白色石桥，桥下有一小片白色的荷花。每年，荷花都在桥下静静地绽放，我经常在走过那里时驻足观赏。但因为生长在桥下，稀稀疏疏的数量又不多，所以很少有人注意到它们的存在。

后来，我发现了一个变化，每年夏天来临时，那片荷花都似乎比前一年更多、更稠密。渐渐的，荷叶密密匝匝地占据了桥下的全部水面，并且开始向月湾湖蔓延开去。

今年四月的某一天，我惊喜的发现它们从石桥下喷薄而出直至市文化馆正门侧面，月湾湖南的水面上冒出了一大片尖尖的小荷叶，无数的叶尖从水里微微地探出。虽然荷叶还细小而纤弱，可那卷曲的姿态里明明深藏着蓬勃向上的力量。

从那天开始，我每天都会抽

空到湖边去看看那片荷的长势。

在春天的阳光和微风里，初生的新叶渐渐展开，叶面微微的朝向着天空。阳光穿过薄薄的叶肉，那绿意便透亮起来，仿佛一枚被湖水浸润已久的碧玉静静地浮在水上。

等天气越来越热时，阳光刺透云层直直地钉入湖水，湖面像是无边无际的碎金在流动，粼粼然晃人眼。已经长大的荷叶便在这片动荡的金色中铺展着，圆阔如扇，青翠欲滴，把湖面连缀成一片清凉的绿帐。

荷花就在烈日的烘烤中擎立起来了。起初是尖尖的角，裂开的花萼间洁白之中微微透出一缕淡绿，后来便挣脱了束缚般怦然怒放。花瓣渐次展开，一层又一层。这月湾湖中的白荷细细看去并不是纯白色，而是有点儿淡淡的黄，且初开时花瓣边缘上有一圈极淡的红色的边，极像一盏盏玉色的小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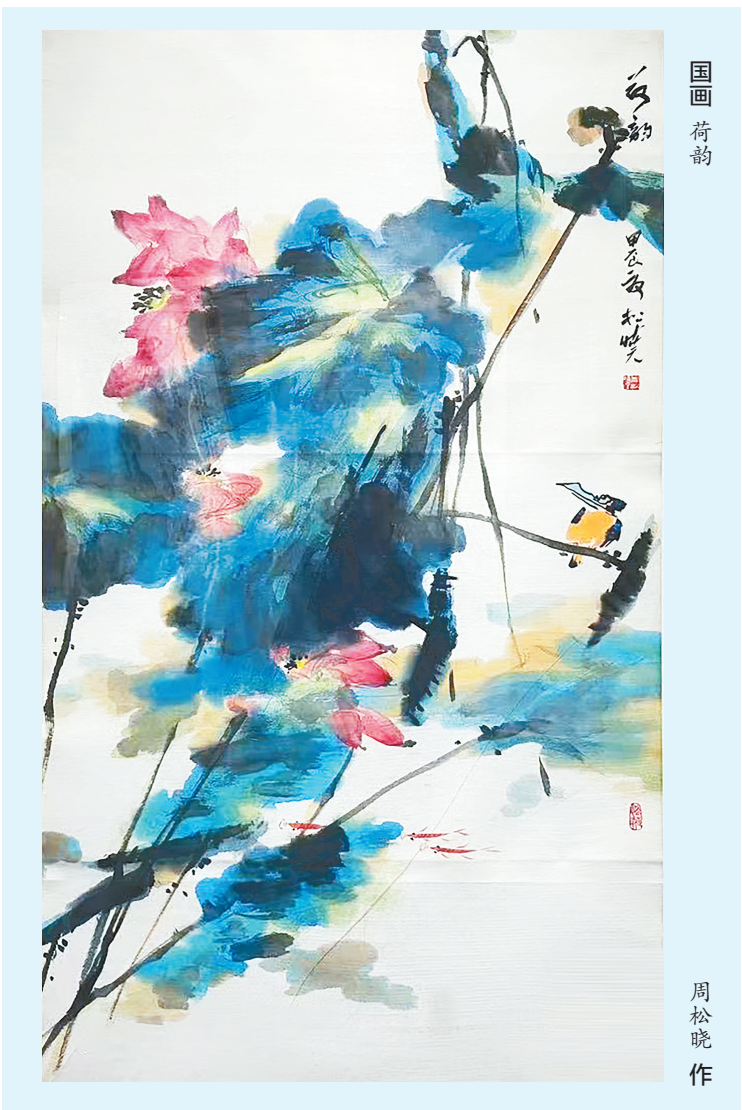
看荷花，最好在雨后。湿润的空气中花和叶上残留着雨珠，更觉清芬蕴藉。风过处满湖的荷叶与花婆娑颤动，如不避羞怯的少女。静

立湖畔的人会不由得轻声细语，生怕惊扰了这馨香的梦境。

看荷花，又最好在夕照中。晚风带走了艳阳的燥热，清澈柔和的光线更能映衬出荷花的风姿神韵。荷香氤氲，一丝一缕地在空气里飘荡，若有若无地钻入人的鼻息，又旋即散去，不可追寻。

好美的荷花啊！我不禁惊叹。可更令我惊叹的是荷花顽强的生命力。它的根深深深地沉入湖底，在黑暗中积聚力量，于不可见处，一寸寸缓慢而执拗地生长。这过程漫长而寂寥。它并不知道光明为何物，却懂得唯有将根向下扎得够深，才能让枝叶穿透厚重的淤泥去接受阳光的照射。唯有不停地摸索着向前，才能在某一天成为月湾湖上的风景。

终于到了夏天，它们浩浩荡荡地冲出水面，霸气地从石桥下涌向了更广阔的水面，走上了更盛大的舞台。它用整个生命的过程在诠释：最沉默的黑暗深处，往往正孕育着最不可遏制的光明。于污浊处生，向至清处开。那一朵朵荷花，是淤泥写给光明最动人的情书。



夏天的声音

■王 寒

夏天，每一个角落都鸣奏着独特的乐章，交织出一曲动人心弦的夏日之歌。

清晨，当第一缕阳光洒在荷叶上，夏日的序曲便悄然奏响。池塘里，荷叶层层叠叠，如一把把绿伞。荷叶上的露珠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晶莹的光，似珍珠在玉盘里滚动。微风拂过，荷叶相互摩挲，发出沙沙的轻响，宛如轻柔的细语。荷花在这绿色的海洋中亭亭玉立，有的含苞待放，似羞涩的少女；有的尽情绽放，展现着迷人的风姿。蜻蜓在荷花间穿梭飞舞，它们翅膀振动发出“嗡嗡”的声音，与荷叶的“沙沙”声交织在一起，构成了一首清新的晨曲。

晌午时分，阳光炽热得仿佛要将大地烤化。蝉鸣，成了这个时段的主角。那一声声“知了知了”的鸣叫，此起彼伏，仿佛在诉说着夏日的炎热。蝉儿们不知疲倦地歌唱，声音一浪高过一浪，仿佛要让全世界都知道它们的存在。在这阵阵蝉鸣声中，偶尔还能听到几声悠长的鸟叫。鸟儿或许也被这炎热的天气弄得有些慵懒，但仍忍不住一展歌喉。树荫下，老人们摇着蒲扇，讲述着古老的故事，那缓缓的话语声，夹杂着孩子们的欢笑，为这炎热的夏日增添了几分温馨与闲适。

午后，天空中突然乌云密布，一场夏雨即将来临。豆大的雨点“噼里啪啦”地砸下来，打在窗户上、地面上、树叶上，发出各种不同的声响。打在窗户

上，像是有人在急切地敲门；落在地面上，溅起一朵朵水花，发出清脆的滴嗒声；敲在树叶上，则是一阵密集的沙沙声。雨滴汇聚成小溪，在街道上流淌，流淌的声音如同欢快的乐章。狂风也加入了这场演奏，它呼啸着吹过，树枝被吹得东摇西摆，发出呼呼的声响，与雨声、雷声交织在一起，形成了一曲气势磅礴的交响乐。

傍晚，夕阳的余晖洒在大地上，给万物都披上了一层金色的纱衣。池塘里传来阵阵蛙鸣，青蛙欢快地歌唱，仿佛在庆祝夏日的丰收。歌声或低沉或高亢，相互呼应，形成了一场热闹的合唱。蚱蚢也在草丛里拉起了小提琴，细细的声音如同同一根根轻柔的丝线，在空气中飘荡。远处，传来阵阵悠扬的笛声，想必是哪个牧童趁着这美好的时光，吹奏着心中的喜悦。各种声音交织在一起，构成了一首和谐的夜曲。

夜深了，夏日的交响曲渐渐归于平静。但仔细聆听，仍能听到一些细微的声音。树叶在微风中轻轻摇曳，发出沙沙的声响；草丛里，不知名的小虫子还在低声吟唱；偶尔，还能听到几声夜鸟的啼叫。这些声音，如同夏日的摇篮曲，伴人进入甜美的梦乡。

在这喧嚣又美妙的夏日声音里，我们感受到了大自然的蓬勃生机与无尽魅力。每一种声音，都是大自然赋予夏天的独特音符。它们共同谱写了这首充满活力与激情的夏日乐章，让我们沉醉其中，领略到夏天别样的韵味。



捏个小哪吒送妹妹

■郾城区实验小学三（7）班 栗子蕊

“天地无量乾坤圈，急急如律令。”妹妹拿着一根小筷子在房里“腾云驾雾”。我咬着铅笔尖盯着日历，心想：明天可是妹妹这个“小哪吒迷”的生日，我何不用彩泥捏个“哪吒”送给她？

趁妹妹出去玩，我从箱子里找出我的彩泥和工具，开始捏哪吒。

我找出了哪吒图片先观察了一会儿，心里慢慢有了谱儿。肉粉色的彩泥在掌心滚来滚去，很快成了一个圆球。我轻轻把小球压扁，哈，哪吒的头就做好了。接着，用黑色彩泥做出凌乱的头发，再用红色和肉色的彩泥做出哪吒的眼睛和耳朵。小哪吒马上就要在我手中出世了。

轮到画魔丸标志了！我心跳如鼓，害怕出现失误。

不过想到妹妹见到礼物时的惊喜，我慢慢平静下来，深吸一口气，果然稳稳地完成了这一步。接着，用肉色彩泥捏出身子，用棕色彩泥搓成长条当裤子，再用红色彩泥压成“薄饼”变成混天绫，最后用金色彩泥做乾坤圈。等我小心翼翼地头和身子粘好后，一个又腰笑的小哪吒就完成了。

我把小哪吒摆在床头柜最显眼的地方，期盼妹妹赶紧回来。妹妹终于回来了，她一眼看见了小哪吒，飞奔过来抱起了小泥人，蹦蹦跳跳，开心得像一只小兔子。妹妹对我说：“谢谢姐姐，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礼物！”

妹妹在笑，丸子头小哪吒在笑，我心里也在笑。看来，用心捏出来的礼物，已经住到了妹妹心里。

挚爱 亲情

忆父亲

■陈春法

1935年，我的父亲出生于豫中平原一个农民家庭。四兄弟当中，他是老大。一生中，父亲养育了六个子女，历经兵荒马乱、灾难深重的少年时代，走过血气方刚、自强不息的盛年时期，也安享了深水静流、闲适恬淡的桑榆暮年。

父亲从小就寄予维持家庭生计的沉重期望。他自幼跟随爷爷学习传统木工，斧、锯、凿、锛运用自如，选材、整制、雕刻、组装、刷漆全程娴熟，制作生活中的各式家具、农具等样样拿手。他还学习了建房技术，是村里建筑队的组建人之一。到了晚年，父亲身体大不如前，只能把技能当爱好，常翻阅木刻画版样，用抖动的手绘制一幅幅朴拙的画作，或者把一堆大小不一的竹篾做成造型各异、结构精巧的筐、篓、笼等。但他也紧跟时代步伐，活到老学到老，会使用手机、冰箱等生活电器，能驾驶多款电动三轮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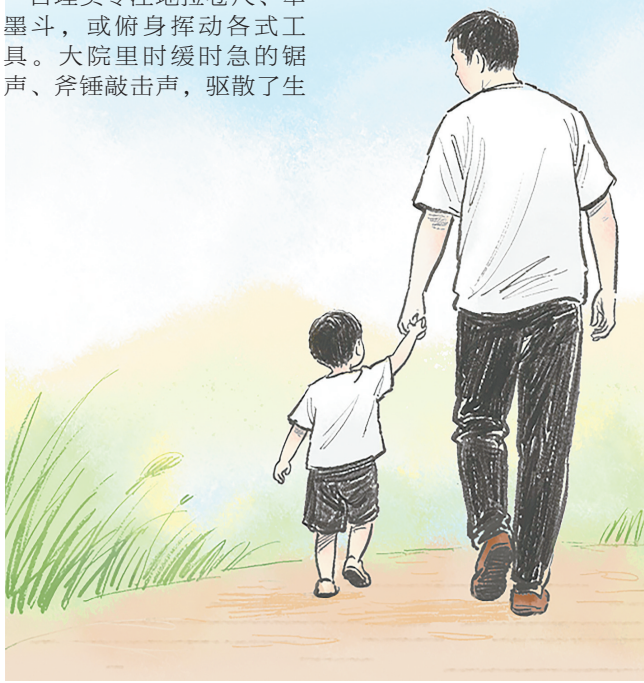
勤劳、勤奋是父亲秉持一生的美德。在那生产力低下的年代，无论做木工活儿、盖房子还是田间耕种，都靠体力完成。父亲一生操弄锄头、斧头、瓦刀，勉力糊口养家。在无数个干完农活儿后的闲暇，村里人都在放松的时候，他却带领家里男丁制作家具、农具，换取微薄收入补贴家用。我年少的记忆里，父亲总是日复一日埋头专注地拉卷尺、牵墨斗，或俯身挥动各式工具、斧锤敲击声，驱散了生

活的单调，满地的锯末儿和刨花增添了一家人对生活的些微希望。

严谨、严格是父亲坚守的为人处世准则。无论干农活儿还是做木工、建房，动工前父亲都会全面筹划，安排周到，劳作中则凝神静气，一丝不苟。父亲在村民中颇受尊敬。每到夏秋生产队的瓜果成熟，他总会勒令我们要抗得住诱惑，“不得伸手”。偶有空闲，也会用朴实的语言教我们谨守礼仪，谦和待人，踏实为人。

父亲的大爱深沉如山。常年忙碌的父亲多是表情严肃，言语不多，但他重情厚谊，心底无私。他孝顺爷爷奶奶，从不高声顶撞他们，代替爷爷操作叔叔的婚姻、建房事宜。他知恩图报，长年坚持逢年过节看望师父。他济困扶危，每年都让我们给生活条件差些的姨家送粮食，时不时力所能及地帮衬家境窘迫的邻居。他舐犊情深，孩子生病时曾拉着板车到20里外寻医问诊。

父亲用一生的智慧与勤劳、勤奋与专注、严格与慈善，倾尽所能为子女遮风挡雨，言传身教培育良好家风，潜移默化引领我们安然成长。当父母亲晚年看到子孙不断取得进步，柔和的眼神里写满了欣慰和自豪。重病期间，父亲无怨无悔地对我说：“这辈子值了。”



诗风词韵

■孙亚洁

不知不觉又到了夏天  
天空和大地开启了又一轮  
盛大而又执着的热爱  
树木迫不及待地打开了遮阳伞  
花儿在火辣辣的太阳底下  
更加明艳，更加耀眼

会有暴雨雨抽打静美的河面  
会有覆卵在草丛里  
蘑菇丛里闪现  
会有彩虹绽放  
孩子般迷人的笑脸  
生活原本就是这样的呵  
甘苦相伴。唯有生生不息的  
纯净无私的热爱

能够把尘世装扮得漂亮点  
再漂亮点

不知不觉又到了夏天  
我们手挽着手，漫步于  
波光潋滟、花香扑鼻的小河边  
长路漫漫，美景无限  
我们慢慢聊，慢慢看